

## 大同九龙壁

晓星文/图

站在大同九龙壁前，最先撞入眼帘的不是龙，是那片铺天盖地的蓝，那是一种沉郁、厚重，带着金属质感的琉璃蓝。

这面照壁，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代王府前的遗存。明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，当第一块琉璃构件被工匠们小心翼翼地拼砌上去时，他们或许不会想到，这座王府会在岁月里坍塌成尘，而这面照壁却能穿越六百余年的风雨，成为大同城最醒目的文化坐标。整座龙壁长45.5米，高8米，厚2米，由壁座、壁身、壁顶三部分组成。壁身用426块五彩琉璃构件拼砌而成，每一块都像时光的拼图碎片，拼接出九条巨龙腾云驾雾的盛景。我数着壁上的龙，从左到右，一条黄，一条紫，一条白，一条红，一条黄，一条紫，一条白，一条红，最后一条又是黄。它们或昂首奋爪，或翻江倒海，或口吐烈焰，或尾扫惊涛，每一条都姿态各异，却又在水草山石的图案里彼此相连，形成一股流动的韵律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条黄龙。它的身躯盘曲如虬，鳞片在阳光下泛着金辉，双目圆睁，龙爪锋利，紧紧抓住翻涌的浪涛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琉璃的束缚。龙与龙之间，水草摇曳，山石嶙峋，那些琉璃构件上的纹路细腻得能让人看清叶脉的走向，仿佛能听见浪涛拍岸的声音。目光拂过壁座的琉璃砖。那些砖面上刻着瑞兽、花卉和几何图案，虽然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，有些地方已经斑驳脱落，但依然能看出当年工匠们的匠心。每一块琉璃的烧制都需要经过选料、制坯、施釉、烧制等多道工序，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。426块构件，每一块都要精准地拼接在一起，这在没有精密测量工具的明代，简直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。

壁前的倒影池是点睛之笔。长方形的水池里，九条龙的身影清晰地映在水中，随着微风泛起的涟漪，龙影也跟着轻轻晃动，仿佛真的在水里游弋。水面上的龙与壁上的龙相互映照，一时间竟分不清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幻。这种水动龙游、虚实相生的意境，正是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的精髓所在。

大同九龙壁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、建筑年代最早的琉璃龙壁。它比北京故宫的九龙壁早了二百多年，比北海公园的九龙壁也早了近百年。作为代王府的照壁，它不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。在明代，龙是皇权的专属符号，只有皇室才能使用。朱桂作为藩王，能在王府前修建这样一座九龙壁，足见其地位之显赫。但朱桂的一生，却充满了争议与跌宕。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三子，性格暴戾，贪财好色，在大同任上横征暴敛，民怨沸腾。《明史》中记载他“桂性暴，建文时，尝以罪废为庶人”。朱棣即位后，虽然恢复了他的爵位，但他依然我行我素，甚至在大同城内修建了一座“小皇宫”，里面的规制与紫禁城无异。这座代王府，就是他权力野心的缩影。

代王府早已在明末的战火中化为灰烬，只有这面龙壁留存了下来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明代藩王的奢靡与荒唐，也映出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。



大同九龙壁



汉·铜马（山西博物院藏）

山西博物院藏有一件非常珍贵的青铜马，堪称汉代青铜艺术的经典。该文物长38.5厘米，宽9厘米，高57厘米。它现在正在山西博物院主办的“相马——马文物特展”中展出，与近200件文物共同讲述“人马共生”的文明简史。

提到汉代的马，首先让人想到了汗血宝马。关于汗血宝马，有这样的历史记载：汉武帝元鼎四年（公元前113）秋，有个名叫暴利长的敦煌戍卒，在当地捕得一匹阿哈尔捷金马献给汉武帝。汉武帝得到此马后，非常高兴，称其为“天马”，并作歌咏之：“太一贡兮天马下，沾赤汗兮沫流赭。骋容与兮跼万里，今安匹兮龙为友。”当然汉武帝希望得到更多的汗血宝马。起初，汉武帝派百余人的使团，带着一具用纯金制作的马前去大宛国，希望以重礼换回大宛马的种马。来到大宛国首府贰师城（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特城）后，大宛国王也许是爱马心切，也许是从军事方面考虑（因为在西域用兵以骑兵为主，而良马是骑兵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），不肯以大宛马换汉朝的金马。汉使归国途中金马在大宛国境内被劫，汉使被杀害。汉武帝大怒，宣称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，遂作出武力夺取汗血宝马的决定。西汉政权与大宛国进行了两次惨烈战争。从此“汗血宝马”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印记。

这四青铜马有着深厚的山西文化基

因。自春秋以来，晋国便有着深厚的车战与骑兵传统。到了汉代，山西并州等地更是直面匈奴的前线，是帝国饲养战马、训练骑兵、出兵北伐的关键基地。著名的楼烦精骑，便与山西古地渊源甚深。这匹出土于山西的青铜马，并非单纯的明器或装饰，它关联着汉代驻守在此的军政贵族，是他们军功荣耀的纪念，是对不可或缺战争伙伴——战马的深情礼赞，更是汉王朝经略北方、保卫家园的钢铁意志在三晋土地上的直接投射。

这匹采用分段铸造，体量很大的马也是山西源远流长青铜器冶铸的物质见证。从龙山时期的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，到夏县辕村遗址出土的夏代短流爵和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爵；从商代的吕梁方国青铜器、西周时期晋侯墓地的惊世青铜器，再到春秋时晋国技艺精湛的青铜器晋公盘；以及平陆前庄遗址、闻喜酒务头遗址、绛县西吴壁遗址、绛县佃国墓地、垣曲北白鹅墓地、翼城大河口墓地、灵石旌介村墓地、太原金胜村赵卿墓、保德县林遮峪遗址、石楼桃花者墓地、右玉大马川村墓地、长治分水岭墓地等，均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，华彩叠嶂，闻名遐迩。

一尊青铜马，承载着三晋大地的铁血军威，凝结着汉代工匠的卓绝技艺，更镌刻着一个王朝开疆拓土、保家卫国的豪迈气象。

## 昂首千年的青铜马

胡春良

## 春日最是食韭时

水微

春风拂野，大地解冻，院角畦边一丛丛新韭破土而出，成为太原人家春日餐桌最寻常也最动人的鲜嫩滋味。

韭菜是百合科葱属多年生宿根草本，原产中国，适应性极强，耐寒耐热，南北遍植。它地下宿根越冬，春回即发，割而复生、长而不竭，《说文解字》关于“韭”的解释为：“菜名，一种而久者，故谓之韭。”先民早识其性，《夏小正》载“正月时有俊风，农纬厥耒，囿有见韭”；《诗经·豳风》有“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”；周代便以韭菜配羔羊祭祀先祖，尊为蔬中上品；《黄帝内经》列葵、韭、藿、薤、葱为五菜，韭菜稳居一席，足见其古已有之的食蔬地位。

文人笔下，春韭藏着烟火与温情。杜甫名句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，写尽故友相逢、剪韭炊饭的朴素暖意。南朝周颙答“菜食何味最胜”，直言“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”，将早春头刀韭菜推为时蔬第一。宋人亦爱韭香，诗词间多见烹韭、羹韭、饼韭的记述，一碟清韭，不输珍馐，最得春日清欢。

太原人食韭，贵在头刀、重在鲜香。头刀韭菜经一冬蛰伏，鲜嫩爽脆、辛香柔和，是春日限定。家



常吃法万千：韭菜炒鸡蛋，金黄翠绿，鲜气扑鼻；韭菜盒子，擀皮包韭菜馅，煎至两面焦香，是街巷与家厨共爱的滋味；韭菜饺子，韭菜搭配配鸡蛋、粉条、豆腐，一口咬开，春意在齿间散开。更有本土特色——太原名吃“头脑”，必以腌韭菜为引子，解腻提香、温补相宜，是老太原清晨的味觉记忆。

韭菜古名“起阳草”“还阳草”，中医认为其性温味辛，能温中行气、益肝健胃、补肾助阳，民间素有“春食韭，一身暖”的说法。它生命力顽强，一畦可收数年，既登家常饭桌，亦入药膳养生，长久相伴百姓生活，故而寓意“长长久久”，成为婚俗与年节里的吉祥蔬食。

时序轮回，春风又至。不妨剪一把新韭，烹一味春鲜，享受大自然的慷慨馈赠，接住这温暖而朴实的人间春意。